

山国烽火



山 国 烽 火

[法]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 著
时 波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山 国 烽 火

〔法〕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 著
时 波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7\frac{6}{8}$ 字数17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49

定价:1.40元

出 版 说 明

阿富汗战争是世界瞩目的国际事件之一。《山国烽火》一书全面生动地介绍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分析了战争的种种因素，预测了可能的结局。

作者帕特里斯·弗朗塞斯希，法国著名新闻记者。他怀着同情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感，从1978年起，先后四次进入阿富汗，跟随游击队转战于崇山峻岭之中。1980年，他出版了《他们选择了自由》一书，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在游击队里长达六个月的战斗生活。后来，他又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文章，有一定影响。

在《山国烽火》一书中，作者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深刻揭露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略意图、镇压阿富汗人民的种种罪恶手段和野蛮行径；栩栩如生地讴歌了阿富汗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同侵略者斗争的业绩。对于我们了解发生在这个与我毗邻的山国中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好处。诚然，作者由于其立场的关系，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本书原名《阿富汗战争》，译时改为现名。

目 录

第一章	行尸走肉	(1)
第二章	山国今昔	(23)
第三章	大举入侵	(41)
第四章	战略经纬	(60)
第五章	不择手段	(67)
第六章	穷兵黩武	(90)
第七章	组织起来	(114)
第八章	可敬的人	(143)
第九章	拿起武器	(156)
第十章	奥戈雅尔	(189)
第十一章	展望未来	(201)
附件		(213)

第一章 行尸走肉

倒行逆施的野蛮人是令
人毛骨悚然的，而听凭他们
横行霸道的文明人则是令人
发指的。

——维克托·雨果

苏联军队大举入侵阿富汗已整整五年了。今天，我们不得不指出，西方对阿富汗问题至今仍掉以轻心，认为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事。

西方各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及政府对当今世界的这个地区漠不关心。诚然，这些政府也曾发表过一些慷慨激昂的声明，一些国际机构也曾就阿富汗局势作出过有利于该国的原则性决议，但千万不要为这些纸面上的文章所迷惑。要知道，那些捉摸不定、出没于豪华舒适的宅院的达官显臣们向来好放空炮，当然有时也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姿态。他们滔滔不绝地发表空洞无物、不近人情的报告，整天忙碌于大会小会之间。这些人缺乏实际体验，对阿富汗问题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本不想切实解除这个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遭受的暴行，生怕扰乱了他们的那个安乐窝。有一天，我在伊斯兰堡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HCR）驻在当地的一位重要官员进行了一次讨论。具体地点是他的华丽的别墅，那里陈设奢华，除了高级家具外，地上铺有精致的地毯，墙上挂着珍贵的壁画。他身穿十分考究的西服，俨然是一副大老板的

气派……“你知道”，他呷了口开胃饮料对我说道，“阿富汗人多么可怜啊！他们一贫如洗，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刚从他们的一个难民营回来。啊，臭死啦！脏死啦！我快要累垮了。坦白地说，我喜欢乘坐直升飞机，不过……亲爱的朋友，请喝一杯白兰地，多美的酒哟，是吗……”

重要的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然而缺乏的恰恰就是实际行动，这一点无可争辩地证明上面这些人对阿富汗战争抱的是漠然态度。西方对抵抗运动没有提供任何重要的援助。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至于我们的报纸，虽然它们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注重的不是这场战争的实质，而往往过多地纠缠于战争的某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或现象。一个阿富汗人在山路上，被炸得肢体分家，给他拍一张清晰的照片，值得在报上发表，这样可以吸引广大读者。然而，成百上千的阿富汗人惨死在狂轰滥炸之中，只因没有好的照片，这样的惨事就好象没有发生过似的，除了几家正直的报纸外，我们这里的大部分报纸就不予报道。发生在潘希尔和瓦尔达克等穷乡僻壤的事件是很难留下照片的，因此报界就很少报道那里的情况。

进行战地采访的新闻记者应当敢于冒险。在阿富汗战争中新闻记者还应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怕流汗，舍得花时间。为了采写一条消息，往往要流许多汗，花许多工夫。无怪乎军事记者们愿意到战火纷飞的贝鲁特去，而战争更为残酷的哈扎腊贾特崇山峻岭中却不见他们的影子。其结果是我们的报纸发表的战地新闻大部分出自非专业记者或临时雇佣的记者之手。一些残酷激烈的战役如果发生在黎巴嫩，乍得或萨尔瓦多的话，我们的报纸会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可是由于它们发生在阿富汗的边远山区，在我们的报上只成了补

缺的消息。要使阿富汗人摆脱被西方报界“遗忘”的困境，还有待我们作全面的努力。拿苏联人的话来说，“一场没有人谈论的战争，它就等于没有发生”。此话讲得不无道理。

自由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力不在阿富汗。他们往往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事，不懂得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距离大大缩短，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总有一天会危及自己。

因此，他们认为阿富汗战争仅仅是一场局部地区的冲突，无伤大体，不必大惊小怪。这是短视的表现，既说明了他们眼光短浅，又反映了他们麻木不仁。我们这些西方人缺乏远见卓识，看不到莫斯科在阿富汗局部的、有限的行动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我们听信了俄国舆论工具的宣传，真的把这场战争看成了一个自卫行动。早在1979年，克里姆林宫发兵时就是打着这个幌子的。他们利用了我们时对局判断的错误。我们甘愿看着阿富汗沦陷而无动于衷，说什么这个国家同苏联接壤，理应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地。从政治角度看，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几十年后，历史将记下这个错误。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令人吃惊的反常现象：在当代各种解放运动中，阿富汗人的运动的合法性得到了最广泛的承认，但是，所得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却是最少最少的。

其实，这种反常现象只是表面的。阿富汗抵抗运动之所以得不到我们的援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这个国家采取了不结盟的中立立场，在西方防务体系中，它不象土耳其或伊朗那样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它仍然没有参加西方“集团”，甚至拒绝接受将来有

可能危害阿富汗独立地位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游击队员们直言不讳地说：“请援助我们，但将来不要在我们脖子上套上绳索。”这种态度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在抗击美国侵略者时，越南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明确的，即倒向苏联，因而赢得了苏联人的大量援助，可是最后却成了苏联的附庸。

西方各国政府感到阿富汗问题与己无关，因为这个相距遥远的国家同自己迥然不同，而且它的态度令人扫兴。西方国家在那里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目前的事态在短期内不会给它们带来任何危险，因此可以不把这场冲突放在眼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国家为何自找麻烦，与莫斯科为敌呢？还是将阿富汗问题撇在一边的好，反正以后随时都来得及遏制俄国人的！

伊斯兰国家在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方面也持上述观点。它们认为如果完全站到阿富汗抵抗运动一边，就等于直接同苏联为敌。阿富汗的许多中小国家的朋友清楚地看到，冒犯决心干到底的苏联人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可以想见，它们不敢泰山头上动土，去顶撞性好发怒的北极熊。应当指出，北极熊的报复是难以预料的，它随时都可以变换手法，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下手。鉴于这种情况，伊斯兰国家对阿富汗的援助始终是微不足道、无济于事的。在这方面，巴基斯坦的所作所为最为典型。欧洲的立场也很说明问题。

此外，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巧妙地跟第三世界建立了所谓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严重地束缚着伊斯兰各国和其他国家的手脚。

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在西方左翼人士中，一些人的心灵

深处对被人视为反动的、封建的人民怀有疑虑。就是右翼人士中也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为阿富汗人民辩护。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在文化方面的威胁才是主要的、长期的威胁。阿富汗人信仰伊斯兰教。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不可能象同情波兰人那样从内心出发去同情他们。再说，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当多的西方人认为阿富汗人是阿拉伯族人，因而……

最后还需指出，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反对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他们认为一旦提供援助，战争就会升级，国内人民就会遭殃。这种和平主义色彩甚浓的观点同著名的口号——“好死不如赖活”——十分接近。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迄今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多半还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阿富汗人得到的仅有一点物质援助同它们的战斗不相适应。可惜的是，阿富汗人的斗争效果不佳，尚未立竿见影。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欧洲的舆论至今尚未真正地动员起来，去同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简直无法跟美国人入侵越南时的情形相比。我们还记得，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候，欧洲人群情激昂，到处响彻声讨美国的吼声。那么，这些数以千计的所谓热爱和平的人如今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那种上街游行，组织请愿，散发传单，发表演讲的热情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的行动仅仅是针对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吗？但愿他们明天再次行动起来，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恢复那里的宁静。

在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人们中，仅有寥寥数百人在单枪匹马地四出奔走，但是由于周围的人胆小怕事、漠不关心，他们的努力成效甚微。抵抗战士不象当初越南的共产党

人那样在国外设有世界规模的机构。他们在国际上几乎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们对外界一无所知，甚至连起码的有效的宣传技巧也不懂^①。相反的是他们散布的宗教思想却引起了西方的不满，也遭到了霍梅尼的反对。因此他们是孤军作战。苏联外交五年来巧妙地利用了抵抗运动的这种孤立处境。

伊朗的“革命的”伊斯兰教以西方为自己的攻击目标，结果动员了我们西方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不明真相的人中间散布混乱，使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伊朗和阿富汗相提并论，一概加以反对。霍梅尼鼓吹的伊斯兰教义是靠疯狂仇视西方而确立起来的。然而，阿富汗人信奉伊斯兰教丝毫没有反西方的思想，莫斯科煞费苦心竭力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伊斯兰教混同起来，这是莫斯科用来展开政治军事斗争的一个十分宝贵的武器。俄国人大力鼓励霍梅尼主义越出伊朗国界，企图使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服从这个主义。很明显，俄国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转移西方民主国家的视线，用“伊斯兰教祸水”来掩盖苏联的威胁。他们果然如愿以偿了。苏联将是这场重新挑起的“宗教战争”的唯一获利者：阿富汗游击战士完全被人遗忘，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受到削弱，共产党人乘机渗透阿拉伯世界。

自由世界对阿富汗问题的一无所知，为俄国人施展上述阴谋大开方便之门。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渐渐地把伊斯兰教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恐怖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十分嚣张的缘故。其实这是应验了十分危险的善恶二元论，无怪乎一些反共分子暗自思忖，苏联人反对阿富汗人，到头来也许于西方有利……

^①在这方面，1984年是个明显的转折点，比如在法国，霍马龙恩·马杰罗和坦达尔等几名阿富汗知识分子的工作越来越出色。

在阿富汗抵抗战士中，能够看清问题的严重性者寥寥无几。他们力图阐明，他们的传统宗教及政策是和平主义的，毫无反西方的色彩。这些人在苏联入侵时为阿富汗游击战士赢得了外界的同情，可惜的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

五年来，抵抗战士一直希望自由世界支持他们的战斗。假如我们不向他们提供援助的话，那么严酷的事实会使他们逐渐放弃这种希望。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认为这也是我们西方人的敌人——所产生的孤独感很可能在某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反西方主义。到那时我们后悔就来不及了……

直得庆幸的是，由于入侵者是苏联人，因而阿富汗人目前还可以得到外界的某些关注。要是巴基斯坦人或伊朗人取代了红军的角色，还有谁来关心他们的痛痒呢？

但愿西方人很快就明白，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也应当支持阿富汗的抵抗运动。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个运动的合法性，生怕会使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复杂化。克里姆林宫完全有理由拍手欢呼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个“不大不小的”胜利！难怪塔斯社在1981年12月以少有的坦率恬不知耻地鼓吹说，苏联跟阿富汗的关系“堪称一个大国同一个小国之间的关系的楷模”。

其实，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一件极为严重的大事。不仅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红军第一次直接入侵它的势力范围以外的领土，而且因为这是苏联向外扩张的重要一步。这次入侵行动充分暴露了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决心。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阿富汗战争证明，共产主义，特别是重温沙皇美梦的苏联共产主义没有放弃统治世界的目标。如果不占领全球，共产主义就毫无意义，只有在绝对控

制全球的情况下共产主义才能存在下去。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只有它在全球确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我这样说并非别出心裁，哗众取宠，而是有严酷的、尚未被完全认识的事实为依据的。中国人——另一种类型的共产党人——已经洞悉到了阿富汗战争的危险，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但他们在不断提醒我们，他们的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中的某些人整天陶醉于怡然自得的安全感中，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难以想象在我们这里会发生战争。不过，许多人还是承认存在着来自外部的威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想到的往往是所谓的“黄祸”和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或第三世界冲击我们的大批新生国家。笔者不想在这里对世界的失调可能导致的上述危险展开讨论。今天，我们不该看错了敌人，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沙俄帝国的自行崩溃上。当然在情况严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它是会土崩瓦解的。

我们中还有一些人认为，伊斯兰教各国的影响和它们充满的青春活力是遏制苏联人在这个地区为所欲为的重要因素。这种看法到二十一世纪也许是正确的。然而眼下，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的话，苏联人在任何一块地方都可以得逞。一个帝国如果其领土欲已经满足，国内人民已经失去任何信念，靠雇佣兵来维持被征服的领土，那么它就到了必然崩溃的地步。可是苏联还没有走到这样的危险阶段。恰恰相反，它还处在一个十分特别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随着它的思想意识的不断坠落，它的侵略别国的气焰在不断嚣张。这是物理学中著名的连通器原理在政治上的反应。当莫斯科的老人政府在向外扩张过程中所向披靡的情况下，这种原理

将继续在政治上有所反应。契尔年柯和乌斯季诺夫一帮人都已年过古稀，他们的行动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毫无疑问，苏联这个帝国内部正酝酿着导致自身破裂的一切因素。但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阿富汗人绝不可把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于此。

眼下，危险来自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个扩张主义只有在消灭西方民主国家的过程中求生。

在苏联的霸权欲望中，阿富汗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插曲：鉴于深深打上斯大林主义烙印的阿富汗共产党过于年幼，加上它操之过急，阿富汗的“蒙古化”中途夭折了。看来，莫斯科原先并未打算出兵占领阿富汗。俄国人历来不主张用武力征服，而喜欢用巧妙隐蔽的手段暗中控制别国，这后一种办法似乎更有效些。他们采用的策略与其说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启发更为确切。对待敌人，他们尤其注重出其不意、攻其弱点的战略。

关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制定了“分阶段苏联化”的方案。经过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数十年的文化、经济、财政渗透之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①本应上台执政，继续以世界上“最合法”最有把握的方式推行阿富汗的苏联化。对苏联来说，这也是它推行南下政策的最可靠、最简易的途径，而且还不冒刺激西方的危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根本不需要苏联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然而，在阿富汗共产党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时候，该党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加上它的行动十分粗暴，结果在国内引起了大规模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只好出动军队占领这个国家。重要的是应当

^①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即阿富汗共产党。

看到，苏联的目标是征服阿富汗这片国土。

克里姆林宫目前的目标依然是征服这个国家的领土。这是个“长期同化的过程”，形式则是多样的，可以是“蒙古化”，也可以是直接兼并^①。

为了达到目的，苏联人无所不用其极，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所谓“革命战争”中常用的那一套：首先征服人民，向他们灌输思想。在阿富汗，他们采用了降服人民的手段。这是游击运动常用的方法，不过在阿富汗似乎角色正好颠倒了。

军事行动不过是同化政策的支柱，同化政策的主要武器不是坦克和飞机，而是在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掩盖下的潜移默化心理战术。这是在研究阿富汗战争时必须看到的第二个重要事实。

五年来，苏联开动了它的整个宣传机器，蒙蔽世界人民，掩盖它的真正目的和真实意图。苏联人从完全错误的前提出发，说什么阿富汗合法政府要求红军前去帮助它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国干预”。用克里姆林宫头目们的话说，任何“外国干预”必然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行动，不管这种干预合法不合法，有理或无理。为了拼凑证据，罗织西方帝国主义干预的罪名，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阿富汗搜捕外国医生和新闻记者，这些人一旦落入他们之手，统统被指责为雇佣兵或间谍。

这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拙劣伎俩，鲍里斯·波诺马廖夫1980年12月23日的谈话是这种手段的最好的脚注。

^①据阿富汗秘密警察的一位投诚者揭露，苏联制定了并吞阿富汗北部八省的计划，不过，这位投诚者的证词至今未被证实。据说这一计划是勃列日涅夫亲自制定的。阿富汗北部各族人民在苏联有自己的同族同胞，兼并这部分领土是苏联人同化这个国家的一个步骤。要是这一步骤失败的话，就把南部的普什图人孤立起来，或将他们合并到巴基斯坦去，最后分裂巴基斯坦。

他说：“苏联为满足阿富汗政府的要求，向这个遭受侵略的国家提供援助，这样做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请问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公认，侵略不会造成紧张局势，而反击倒会使局势恶化呢？^①其实，这番话如果出自西方某个国家领导人之口——假如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这个国家支持了阿富汗抵抗战士——那倒是十分合适的。苏联人在这里拿出诡辩的本领，发动了充满人道主义的宣传运动，欺世惑众，混淆视听。对于侵略者来说，没有比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这一手更妙的了。俄国人就是这么干的：在他们入侵阿富汗后，谁要是帮助抵抗运动，谁就率先犯了干预别国的罪行。这就是苏联人的逻辑，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过应当承认，出兵十五万大军占领一个国家后竟侈谈什么外国干预，这是要有点勇气的。更何况克里姆林宫违背别国人民的意愿，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都驻有重兵呢……

此外，苏联人的宣传机器还在竭力表白说，占领阿富汗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行动，这种局面是完全可以改变的；苏联是迫不得已才到阿富汗去的，“外国的干预”一旦停止，它就设法离开那里。这样一来，对抵抗运动提供的任何援助竟成了苏联人赖在阿富汗——或曰“保卫”阿富汗——的理由。事实也许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士兵不是成了阿富汗野蛮人的不幸的受害者吗……至于红军出动飞机对手无寸铁的阿富汗村民的狂轰滥炸，那是自卫行动，是为了保护喀布尔和莫斯科不受匪徒们的威胁。红军屠杀百姓的目的乃是在帮助他们免遭来自反革命分子的皮肉之苦。说到红军

^①转引自热拉尔·夏里昂德著《关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报告》，贝尔热-勒 佛罗尔出版社，1981年。

使用毒气和捕杀器，那是爱恶作剧的中学生们闹着玩儿。

要是还有谁不相信苏联的诚意，那么还有一条理由来解释卡尔迈勒政府的共产主义行动：卡尔迈勒政府正在努力使国家摆脱蒙昧主义，没有别的目的。众所周知，在俄国老大哥的崇高思想耐心的熏陶下，人民派、旗帜派之流都成了为穆斯林小兄弟们服务的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用推土机活埋成百上千的反对派，那无疑是为了全球的进步！

为了替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辩护，为了尽可能地孤立游击战士，不使他们获得外界的援助，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从一开始就给抵抗战士描绘了一幅面目可憎的形象：抵抗战士都被说成是嗜血成性的、把俘虏碎尸万段的野蛮人，是外国雇用的封建主义反动分子和对人民采取恐怖手段的江洋大盗。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宣传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阿富汗抵抗战士同在西方名声不佳的伊朗和利比亚革命者混淆起来，以便散布这样的思想：凡是蓄大胡子，头扎白布，高喊“哦！真主伟大！哦！真主伟大！”信仰伊斯兰教和进行圣战（Djihad）的人，跟霍梅尼或卡扎菲都是一路货。

有一天我看到俄国一家报纸发表的一篇有关阿富汗的文章，旁边还有一张照片，那上面一个怒目而视的游击战士凶狠地盯着读者，一把匕首咬在嘴里……亏这家报纸想得出来！

显然，谁要是接受了苏联对抵抗运动的这般描写，谁就会为红军开入阿富汗而拍手叫好，就会相信他们肩负着人类文明的使命，去帮助一个关心和平和繁荣、前途无量的政府。

毋庸置疑，事实跟这种宣传恰恰相反。应当从反面来理解苏联的宣传，方能了解真相。野蛮嘛，我们在苏联方面倒是领教到了这种滋味。所谓封建主义，这实际上是借用了西方的观念，它同阿富汗民族毫不相干。阿富汗民族十分复杂，